

童山文集

章山文集卷一

綿州李調元雨村

賦

峩眉山賦

層維作噩之年夏五再閏之月溽者重蒸燒雲砭兀指
月子躔居多暇逸興勃發遂下讀書之樓披入山之髮
迺著剛日戒臨晨挾雨從發羅襪涉行潦冒火爨羸膝
履蹻按轡扶輪買舸東下導江之岷欵中崑喚魚羣登
九頂載酒人探李冰烏尤之窟叩杜宇青衣之神熊耳
懸漑鼈令遺畛山水之勝有峩眉焉其峯如月其雲如

困崔巍乎半天之表輒軋乎不見其垠仰瞻青冥翹首
元津白浮寶界紫迨絳赤而樂之曰此黃帝之所謂
漢武之所禋所謂高視齊楚而伯仲崑崙者也不爲之
陔靈霄之霞闕摩丹穴之竒文何以飭吸湛露而蕩漑
餘雰乎於是迺濟草鞋束鞵越荻坪踏翫渡平羌
之舟蕩清溪之艇素艤修渚陵崢岸峭激流而激其清
窮源而領其要直步獨上孤情絕照亦旣排闥闔穿寶
響蹈縱谿入篔簹窺曉摩崖捫參舒嘯尋烟染芬然香
薰萼山應鐘鳴林振曲號遍福地而歷洞天爲到人之
所不到矣卧雲子顧余而哈曰子非所謂道濟津梁學

參潭奧者乎茲山寶汶水之方壺寰區之員嶠也今子
逸志超塵徧繹洞竅心與天游曼曼獨造盍不就簡書
筠談禪講道約金簡之微旨抉三峩之闕突乎余爲東
道主人久矣卧遊而未覩其妙也子爲賦之願受教焉
余曰唯唯我眉之坐鎮於西南也下鎮梁益上通井絡
低瞰九州高瞻六幕闢元氣之鴻濛挺尻輪之之磅礴
實爲少皞之墟別是蓐收之橐籥亥之步罕經夜命之
橐所畧管子漏其包茅周典缺其柴杓中原五嶽之未
收四彙殊方之是曠此所以扼塞丹甌屏藩邗笮屹哉
而衆星拱辰截爾而西路咸服也爾乃孤筌天漢高擎

地軸雄峙，巒巒廻環，綿維高標，牙門侔形，齒豁雲谿，風洞陽厓，陰壑窈澱，于五代之手，龍提于巨靈之拓，莫不礫礪，豁硃嶽，峯華吐，岷嵯峨，而巍巍鬱，蓋蓋而鬱鬱，海稱重阻之抗，是爲衆陽之揭，其山則有白雲，瑞星，黑水，飛霞，太湖，石，符，天池，蓮花，盤陀，聖鐘，華嚴，鉢，宇，弓，背，棋盤，寶掌，香爐，紫芝，投道，翠竹，晒經，鳳背，象鼻，人面，牛心，太子，馬鞍，宋皇，龍井，觀佛，長老，升仙，純陽，蓬萊，玉女，天門，金剛，葛李，三仙，爛柯，九老，鬼谷，十字，羅漢，三島，呼應，觀音，解脫，善財，伏羲，女媧，之洞，風雷，日月，之臺，十二，十七，宛轉，飛來，或獅，蹲而豹，隱或螭，紐而蛟，蟠或蛇，卧而

龜縮或鷹聳而鵬搏三十五步八十一盤莫不礫礪
礪礪峭嶮岷烟吞丹嶂霧吐青巒雲崇朝而觸石雨膚
寸而濛濛壁立乎南安之角挺秀手萬仞之端其水則
有潏潏濛濛黃毛羅目瑜伽符文見寶種玉白巖龍潭
黃沙虎伏銅官疼惜梁渡洗脚神水龍池乾溪馬母八
音居前二泉在後或牽長筥而放田或駕劔木而引澗
或勺之而烹釜瀉或瀦之而春碓臼或奔馳而歸大川
或支分而入小受莫不琮琤琤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汗吐沫成輪懸滌挂漢趨欲箭馳石溜幹斷細
鳴協環佩之聲橫流合關雎之亂如雲霆之走溪中似

飛蚪之下巖畔故其下則有白珉赤金黃聖丹藤朱砂
雄黃紫英赭涅琥珀砥礪空青綠碧無爲霧中之山放
光日隙之石恒照燦以爲彩帶歲蕤而成色綺質韞輝
錦文雰翹形色濃淡影界見匿咸百鏗而可珍亦千金
而不得其木則塔松竹栢榲栳香樟洪椿真栴打樹杻
檀羅漢菩提佛頂鬼目紅豆烏臼黃楊皂角樅檜栴櫨
梧桐杉椴楓檉柘槐榆杞檀栲栳栲榔樟檉橐橐橐橐
蠟千畝黃萐億株萋萋布葉蓑蓑華敷或入重陰而鬱
葛或摧嶮嶙而翳樞森葳蕤以蒼鬱遞攢攢以榮滋其
果則荔支夏赤海梅冬丹香櫞佛手甘橘柚櫟密羅棋

枳林擒枇杷朱櫻銀杏櫻栗木瓜柿核棠奈梔李葡萄
給客之橙綬山之椹待甘自否懸金若燒罌旨延年之
實足媿甘露之膏其花則娑羅木蓮玉蘭山梔紫荊紫
薇木香木樨芙蓉錦被若榴垂絲鶯毛玉鳳杜鵑蛺蝶
甘菊八仙蜀葵百合辛夷丁香山棠木棉金錢錯落錦
帶翩翩鐵甲之松獨脚之蓮綴蕊綵綵落英飄翻或筵
蔓于水際或燦燦于鼓巒巖披五色之卉壑抽四時之
蘭其竹則茶篔簹籜箭籜簞籠對青東紫甘飭苦筍干
歲百夾荔枝刺棕鳳尾畫眉月班孟龍緣延坻坂抽筍
繁叢浮鈎雨膩纖粉露凝頰玕聳漢簫韶協風泛秋渾

而琴瑟含夜月而臙臙其藥則黃精紫荷三七五加羞
寒忍冬連茗升麻豨薟羊負狼香薷顛牛勞馬遠龍膽
虎鬚藿藟豆蔻菝葜茴苳蘇巴菝山斬石瓜川烏檉桂柯
杞芍窮菜莢辟虺南星醉魚夏枯將軍禁宮使君守田
赤菊丹皮白鮮黃連金釵玉豆椒舛毛蘇金英草之黥
鐵透山根之化鏹更有交藤左纏蓬蘽源棘菝藜鉄蓋
蔓菓葛勒赭魁寇脫兜鈴栢樓雀瓢馬莓木鼈牽牛威
靈薛荔解毒留求萬年倒掛千金懸鈎非岐伯之所識
恐神農之禾收其穀則稻麥黍蕎蜀秫茨穀穉豆蠶豌豆
胡麻芡菽其蔬則藪苴苽茄菹瓜壺菰蘆蔥繅蒿藟

上酥朱藟綠菜白芥赤檄龍葵甜松龍顛苦蕨馬蘭珍
珠鶴芋斷續地蠶樹鷄木耳石髮凡囹圄之所滋悉播
藝于耕墾至于蔗芋蘋莞艾蒿菰神芝昌歆芭蕉類
蘆撮石燈心仙劍雉尾金星壁竇碧雲蒼苒佛甲仙人掌
生不死雪蛆則蠕蠕而動空奪則冉冉而高樹垂菩薩
之線石挂仙人之網異考蕙蕪雜卉慘蕭蒿蘿宵絡綫
經綴翻或無花而有果或兩葉而同條或異樹而理連
或緣壁而根交渾木石之莫辨謂氣味之混淆條疏則
爾雅缺漏細聆則方言藟罕總之山靈變釀地候鬱陶
枝節蟠結叢生樸包遂雲蒸而氣上雷奮而風號也其

蛟螭巨蚌鱗蝦鯨魚龍修蟒虵蟠嶺虹霓橫溝積如海
市幻若蜃樓或沉遊于川瀆或踔跳于林岫聚物怪之
駭詫增登臨之隱憂是故山水幻變丹青倚伏雲鬢染
翠月鬢蒸綠蟒項凝粧螭首曼睪其遠而望之也獨立
于縹緲之峯如姑射之新濯其通而卽之也翠掃雨餘
之天如淩波之可掬旣陰晴之幻其形亦晦朔之變其
目日月爲之蕩磨乾坤爲之踟躕此則上界之譎侷而
非人工之藻縟也於是有一皇人肇自先天金臺爲
室蒼玉聯榜投五牙之法明首錄之篇鼎湖之鬣旣上
陰符之經遂傳漢世採藥之定楚狂隱跡之鄉煉丹成

虎刻木爲羊升平岡之化留高陽之筆墟亡一升之酒
水唾十甕之漆空洞受傳隴寧採藥長留枕上之方不
負夢中之託墨子秘書元辨道術乘笠以濟遺巾遂失
他若竇謔之隱居杜梁之遺佚或讀書于大峩或逃名
于深洞或畫空以微吟或飛霞而見重莫不攝身有道
修真無愆幅巾戴月藜杖擔烟跨青鸞而上舉乘黃鶴
而稱仙迺有西方聖人來自中國闡如來之教闢光明
之域厥有普賢具大象力眷屬三千化身萬億示光相
于幻海護衆生之知識爰有寶掌致自疏勒受梁武之
延供嗣達磨之面壁於是緇流踵起黃冠焰炮梵刹牙

錯名衲充塞木皮擬于化城大樹驚傳風折玉泉唯龍
能通中峯因鱗而設雲裏點霞水邊初月寶塔佛臺石
船津筏夾山香林洞溪靈龕扣山爲號對峯作談寶劍
初磨蒿箭未利廣濬彈琴寶篆疏記騎虎而厭火星嗣
龍而飽金翅西禪摩耶之誦東汀去來之意楞嚴得友
文殊何師兩石鬪瑞七寶捐躬焚香夜話奉詔賜詩躍
水失笑畫土多資戲僧勅而竟薙入涅槃而知時丸帽
濡而却病呼扁圓而不疑幽人夜來明主時見庫司願
保獄具能斷億株舊栽萬年特建法從錢山沙護海岸
蒲團人城袈裟留院或感五神或創一觀聖積老寶之

樓華嚴雲篆之殿銅鏡爲瓦丹黃爲椽或繡頭而結茅
或負骨而遺扇或然三指以爲供或寄七首而俱驗或
跣步今不出或行脚今不倦均卓錫于峻峯傳衣鉢于
諸贊更有社白續蓮詞黍洗面前有馮楫懺儀後則蔭
超夢幻共修淨業均由仕宦要皆各擅宗風樓心邱壑
巷則七十有二寺則三十有六歷紺宇于嶙峋聳道場
于林麓以至老稚男婦齋施願祝法鼓金鏡雷鳴電煜
逾州越縣灼臂跣足履丹梯若平康儼震旦之天竺卧
雲子曰是則然矣獨是釋界圓明靈跡顯異雖色相之
盡空亦圓通之必示有所謂佛光佛燈者余久聞之而

心醉矣子豈未之醉與其道途之阻與節候之殊可得聞其備乎指月子曰是固出余上天入地之外而不圖靈山之重疊而昇也請得而畢所志焉其光之將展也霧氣初霽旭日始昇兜羅旣布銀色斯澄始霏霏而全起漸蒼蒼以飛騰忽奔馳而上下遂團結而鬱介異鳥啾啾而過語山客續續以來登稍焉光從巖吐彩乍上蒸赤日之懸正射黃道之吉斯微暈含五采圓轉千層照若菱花之鏡翻如車輪之乘恍見青牛之出谷佑有白馬之馱經五大難辨其佛二小指昧于僧俯萬壑而不轉其盼聚衆生而各見其形若隱若見乍散乍凝洵

紺絲之炫爛寶瑞氣之熏蒸屢禱之而輒應忽倏焉而無憑其燈之未出也暝鐘暫息晚鼓始報萬籟無聲一楹獨眺預戒十手所指先防兩目成笑正皎月之在大猶微火之未爛不顯其光自他有耀乍冉冉而過林漸熒熒而出篠忽一點而雨點又似肖而未肖如螢光之弄暉暉似蠟炬之繁燎燎忽焉萬盞光明四山燭照或從雲中而的爍或自水邊而熠燿如千朶之芙蓉似三秋之野燒或去或來滿坑滿竅遠明風洞之門近映霄坪之廟恒河之沙不足數星宿之海非可料此則靈跡之精英而獨具電露之奧妙者也若險阻則巖鑿鴉鵲

編詫問王蛇名倒退雁亦回翔觀心坡陡倒拐嶺長途
朽棧而墮澗挽鐵索而逾梁僮人扶輿而喘汗從者橫
杖而傍徨如尺蠖之伸壁若涎蝸之上墻若氣候則漸
升漸冷如冬如秋初添縹絮繼着重裘祝融失其災煽
元冥縱其颶颶上逼成梁之鵲高見飲津之牛於是臨
危四望顛豁雙眸二峩則覆蓬蓋頂三峩則鐮刃昂頭
西有千古之雪嶺東有萬里之吳舟北則成都如井底
南則瓦屋如峭嶮蓋至此則又不覺魂舒心懌而始得
一攬全收也夫人之生也有涯爾知也無涯僕以汶汶
問問之軀學不足以三墳五典足未歷夫八紘九夷動

輒得咎顛躓所宜會此劍南東角嘉州西隅密邇華陽
之壤拱峙黑水之淵耄而不見雖老胡爲况茲山之靈
著矣年將斑白咎塞寰區不惟借以懺悔且以祈福庭
闈亦補過之切計娛老之良維也此所以目不見其峻
足若履其夷攜余季以登陟而亦自忘其疲乎臥雲子
乃相視而匿俯首而辭曰吾今乃知天地之人竟有巖巖

雪浪石賦

嘆茲石何奇幽乃扶輿所融結勢詰嶮以成奇質晶瑩
而表潔中含水德之精外露山靈之節移來澗底還餘
澗水之粼粼斷自巖間似帶巖泉之淅淅看千峯之鑿

出似結陽冰乍萬壑以浮來疑團古雪此宜爲東坡之
所珍而堪作西清之點綴也原夫石劖天根名標雪浪
盤岱嶽而根深並太行而屹向雲屯萬馬蹲躡之狀和
來氣壓千牛困蠶之形欲放藏於定州之官衙重以大
夫之元唱摩抄而觸手生波細玩而從心蕩漾恍風雨
之迷離資烟雲之供養倘使屏連翡翠一派青陰如其
架近珊瑚千重紅漲真堪九華並列同入蘇子之衫襟
還見一品同函載入米家之畫船徒觀其島嶼中蘘蓬
壺咫尺近接礪峒千里遠望玻瓈一碧平添激湍似二
陵之雨初沱半濕斜痕疑三晉之雲下澤不是黃牛之

峽齒齒偏呈吼浪之形如同白馬之潮鑿鑿亦擁奔騰
之迹沉沉碧沼恍逢磯齒之流耿耿銀河錯認支機之
石他如磨鏡則蔓草長延統紗則青苔迴互羅浮則張
祐載歸釣磯則陶侃獨步曷若精明一片偏多洗濯之
姿頑蠢一拳倍有玲瓏之趣不通海眼時驚海若之廻
瀾若砥河身却怪河伯之趨附片端初見隱隱藏鮫人
之織梭半塊雖微明明現龍戶之編賦儀其品固宜石
室之藏重其奇足上金閨之路我 皇上肅肅五經
之堂陰陰萬年之樹潮海則列於文槐仇池則珍於寶
庫彼雪浪之硯亦邀 天顏之眷願將禁園鬱鬱時

觀積水之圓紋而宮樹濛濛定有微波之斜注

黃目上尊賦

懿王朝有祀典觀儀文而肅將昭芬飶之誠已著其虔
於夏祀春禴表馨香之氣可登其品於冬蒸秋嘗當靈
旂之始降斯尊卑之必詳故一鹵同盛於秬黍而三獻
共荐夫蕭薌言酌其中知不等於歆器氣浮于外夫豈
類于濫觴惟纖翳之無遮光流炯炯斯昭融之有象喬
若煌煌故矢潔滿於明神茅惟用白而昭禮儀於禋祀
瓊則流黃原夫尊也者或鷄或鳥別其名或虎或雌標
其目同籩豆以臚陳異筮簋之古模比諸瑜爵玉爵之

制徒旁列以森森別於元酒醴酒之陳祇流芳而馥馥
薦來清醕盈盈而秋水凝沉酌罷明齊溢溢而曉烟初
沐錯采而影白光芒鏤金而形還炳郁乍映鸞刀之割
疑刮膜於金篦啓陳龍黼之前似拭觀於玉櫝爾乃欽
其表儀撫其形相精鏤堅其內質鏤光炳其外狀儼瞳
人之乍剪光流龍勺之間疑眸子之初措影射儀燹之
上原無電閃一條之金線偏明豈有雲遮雙珥之玉輪
不障惟克配中央之土故處中而不偏因合乎臨上之
文故居上而不讓以是知欽其寶者莫名其器禮則往
者具物則存不必三品之良若鑄神奸之鼎亦祇雙南

之貴如陳父已之羸象雖符乎陶瓠爾栗制實異于杯
餘汗尊望去而睽睽生光誰則昂藏而仰視到來而耽
耽靜對要難褻玩以輕捫葢氣以清明而著而象非掩
飾而昏故鞠衣之薦可並而黃裳之吉唯元斯所以望
盼嚮於盤匱庶官則羣瞻大典而網煮蒿於栝棧同姓
則共竚殊恩也我 皇上制度象乎羲文樂章迺乎

咸護九重恭已仰明日而達聰百職並修聽驟訥而股
賦將冥漠之時通亦天保之孔固垂旒黼纁直同有赫
之監觀齋祓裸將亦邀神明之錫祚被樽壺之表潔不
過咨典故於秩宗而琮璧之報祈何足罄 聖朝之禮

數

指佞草賦

嘉瑞草之叢生見靈根之植起稟介節而含芳抱清標
而白矢穎纒濯露儼乎白筆之操動不因風凜若青蒲
之指聳直幹之亭亭洒芳藜之纒纒孤心向日伴葵藿
之傾誠勁氣凌雲郁蔚蕪之委靡分來玉砌似裂黃麻
貯去膽瓶如投丹甌倘恩承迴輦之處敢希一歲九遷
如生逢請劍之時願助終朝三褫喜棘槐之共砌班列
螭頭羞蕭艾之同行鋤宜鴉紫爾其擢秀彤墀敷英翠
磴初抽碧穗旭靄方籠漸叶丹蓂晚烟欲暝離離而繞

牽裾之坐爽氣當增罪而送委珮之歸斜陽滿徑看
當憇之綠色耻同生意之未除效折檻之丹誠却似同
聲而相應何憂俯抱夫微畏但求仰達於清聽共拔賢
於茅茹汲黯同忠若昭信于頸繫祝鮀敢佞慣經雨打
弱不須扶便遇霜欺柔亦能勝每與萋菲而並茁知藤
鑿之獨精不借其莢而俱凋異萍踪之靡定乃或庭燎
初昕更籌尙早集謝闕之簪纓收臨軒之黼藻既臭味
之或殊亦賢奸之莫保乃此草之當庭遂宵人之跡掃
引解豸以同朝怒豺狼之當所倘來蠅集便當對仗讀
彈若化螢飛只認挑燈起草當向日而次第敷榮豈因

風而翩翩欲倒支將介石足藉磨礪沃以廉泉還資浴澡
蓋爾音之如玉固願東芻而眾口之鑠金寧逃席藁是
其正氣鍾於地靈剛方本於天賦沾常澤之涵濡承恩
膏之布濩影搖松棟瞻地勢之高標色映楓宸邀天顏之
眷顧照妖魅則秦臺之鏡同懸扶神姦則夏后之金若
鑄傍鳴珂於天上向闈疑排陪曳履於朝端叩關如訴
拂來衣上依稀垂帶於大廷比似車前髣髴埋輪於廣
路方今五位弼諧萬方和煦九重之洞鑒難逃千載之
佳期一遇朝右佐以夔龍班聯肅夫鸚鵡頌吉人之謠
嵩既無荆棘之相參巖壑士之林林豈有薰蕕之可惡

彼靈草雖抱夫微明亦和衷白昭其雅度當此已安已
治之朝自循不識不知之素將見掩映三秀之英璀璨
五花之露自非荆棘當道之時又何動屈軼呈祥之慕哉

直如朱絲蠅賦

稽夫士氣孤標臣心耿直外流縝密之光內抱精純之
德爲律爲度持躬自有紀綱可法可經正已須憑純墨
行不修夫邊幅自爾莊嚴骨不植夫脂卓居然挺特抱
絲絲之理緒疑抽繭於三纜比緯緯之素絲堪咏羔於
五緘既有理而有條亦無偏而無側語其清節可驗白
璧之光嘉其直操先煥朱絲之色也原夫水蠶吐乍皎

容呈餘渾訝頭緒之多散而未整徒矜色絲之妙卷而
難舒乃乙乙抽來方脫繆盆之手而纍纍貫就偏資絲
樂之儲離離軫叶之徽繪雲欲掛拂絃間之響風綫
方徐月晃綺疏影繫羲輪而鼻梟星流碧帳輝添銀漢
以梳梳乃陰協梧陰之韻而性侔竹節之虛不肯纏絲
而委靡惟抱經緯以相於亦猶屈者但欲求伸絲同人
獲從知仰者不可使俯縛類蘧條故欲觀其文之炳若
而蔚若先當玩其實之純如而釋如爾乃色同鶉火光
映驪珠出幌氏於練餘頰能耀日看樂工於絡後芬自
凝膚豈是金繩偏纏火齊只疑鐵網欲拂珊瑚試教織

手彈來點點胭脂鑿落却看舉頭挂處姍姍瑪瑙垂蘇
寶是太古朱絃肯與圓舳共設珍同高人絲綺寧教歌
器同鋪情自儕於爽籟術豈濫於吹竽况既知白而守
黑尤嚴惡紫之奪朱蓋其始也縮向虬唇似千盤而欲
結其繼也膠成麟角竟百折而不紆還疑蠹蟲之緼撞
尋似有乍認深深之縷瓶汲偏無乃其文雖耀乎華縷
質不混於柔絲沿詎如剪金針可貫理成亂索寸刃將
施譬抽矢而人端可取比張弓而天道宜知故絃在焦
桐雖間有緩急而心如古柏實了無推移落落徽張笑
纒頭以何用泠泠軫響絃繞指以胡爲蓋精綴雖多巧

致而脈絡本無邪私絕不輕挑問專一以誰聽未蒙拂
拭雖熱三以奚辭故志在高山想瀑布而生綃雲委而
心傳流水思浪淫而匹練風馳恍逢松畔孫登看百尺
之松紋對起似遇柳陰中散疑千條之柳線長垂當白
賁自貞已肖精瑩於素練及丹心自耿適符璀璨於朱
繩擺俗纏而定早脫名網以偏能緣外自光明故可以
叶南風之翕習惟中含爽氣故可以除北牖之歎蒸雖
有心於糾繆實無意於紛乘是故琴者禁也所以止邪
而務止抑瑟者塞也所以欲窒而忿懣不是垂綸鼓來
偏令游漁仰聽原非弋繳拂去便感靈鳥飛騰試想塞

門積雪之操絃外丰裁凜凜似聞楚澤涵秋之調絲間
勁氣稜稜彼夫李尤之所銘傳毅之所賦彭澤之所情
移中郎之所神過莫不指撥而心維精凝而目注曷若
靜觀於蜀珍之微茫細挹夫虞絲之妙趣絃雖區夫長
側短側總歸衡量之不差曲縱別夫大遊小遊要依規
矩而畢赴况我 朝乘乾德以昭臨秉陽剛爲敷布
司繩而總四方持繩而理庶務沛恩澤於絲綸振元音
於韶濩將見人才自立稟經德之不回士氣能伸見綱
常之自具豈徒鼓吹盛世直躬鮮鄉曲之虞黼黻休明
直道驗持身之素也哉

儒夫笑士賦

惟英才之特起當盛世之光昭沐栽培於王化拔茅茹於盛朝萃一代之菁英豈不秀而不實漱六藝之芳潤自有理而有條苟覩賢良而不聞敷論將對愚賤而轉欲相驕何藹藹之吉人竟爾詞條零落瞻林林之多士偏覺辨圓寂寥將使噉噉和鳴空羨鳳凰於梧竹豈知翩翩文采非矜翡翠於蘭茗故王國既資楨幹而聖學亦詢荔蕘此帝德之高深擊壤見歌於野老而王道之沿蕩採風可證於山樵也原夫鋪張治理端重醇儒以學術爲表裏以經濟爲訏謨侃侃而談要歸王佐便便

而論矣取畜夫勿讀者非聖之書鄙庚桑於莊叟必問者爲邦之道嗤學稼於樊須行而有枝何礙近仁於木訥言之無莠不教借直於麻扶謂孔門不道桓文誠哉是也知孟子必稱堯舜嘿而息乎乃葦帶徐徐身似列夫庠序而高冠岌岌口不講夫唐虞豈必離經乃經荒而如穿榛莽原非畔義乃義雜而似更繁蕪或在里黨而恂恂觀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或處廟廊而默默與賔錯而反笑大道之迂詎有迷心翻類蓬蓬以茅塞典無艾氣偏如艾艾以枝梧是實斯人之固陋寧免識者之胡盧於是偶值樵夫相逢山嶠蹶然以哈莞爾而笑巖

期負曠問誦書之翁子可如田畔荷鋤疑帶經之兒寬
相背空林落木微聞偶語相啞細逕殘陽還見同聲共
誦乍來荷蕕疑成梁父之吟幾處東薪欲放蘇門之嘯
微嫌野性之狂却中談言之要腰鎌初罷聽孟堅賓戲
之微詞肩擔何知似妓倩客難之風調蓋其耳濡目染
罔非聲教之流通故其名是實非早爲顛蒙所逆料豈
不以樵與士旣臭味之差池士與樵亦品流之異軌寧
敢以儒爲戲一丁之識字何曾應知惟士爲能二酉之
探書孰似則將僂僂以共聞肯或抑掄而相鄙不然而
有道則見寧非鼓吹之期無言可與詎免迂踈之恥試

問今世何世乃不知反類桃源之民擬以昔人何人
無情半似葛天之氏將見山棚日下幾訝過客何之谷
口風迴且笑先生休矣我自唱歸於松澗窮者欲達其
言君如看奕於爛柯爲之猶賢乎已聽丁丁之伐木猶
求友生咏坎坎之代煙用譏君子反不如山林有王佐
看渭濱逸叟之垂綸草澤有奇人向圯上老翁而結履
斯無怪指摘之口在樵夫而欲效一得之愚於斯士也
方今闔澤覃敷湛恩布濩溥萬彙以條和噓動植以涵
煦人皆薪樵械樸之材士盡杞梓榲桮之樹采泮水之
藻共看舉子躡槐樂中泚之莪肯教老儒烹瓠固待士

之不輕敢立身之無素振緒引論非合於聖賢者不傳
抵掌高談必協於經綸者是務將見楊芬吐藻都成華
國之文章立幹垂條盡是詞林之典故庶幾立言有旨
差免樵子之羞而婢鄙無慙深鑒子雲之賦

三復白圭賦

衛武歌什南容復三勤砥礪而志不懈於初終効磨礪
而功不分於久暫式彼藍田之產本以濯垢而愈明比
夫縣圃之珍肯以微瑕而處暗况出話而自樞機豈吐
詞而任其汎濫恐啓羞而顧影有慚斯珍重而毫髮無
憾故悔辭旣可以相叅而抑詩尤得而細勘行言不我

欺也已著炯鑒於三緘此語將誰任歟欲荷仔肩於一
擔原夫圭也者珩璫煌煌琳琅煜煜徵纈藉於周官配
碧瑤於禹服豈有微瑩之防定無小疵之黷乃璧原似
月疑薄霧以輕過田或生烟似微雲之半覆雖充盈龍
繡何碍餘瑕而采掩蟲華還資洗沐譬祛塵於玉塵方
稱豁眸比刮膜於金篦斯爲醒目豈是梧臺燕石拂拭
自必殷勤欲同渭水周璜細玩何嫌反復乃昔人奉身
若珪璋君子謹言於圭璧外皎若以呈輝內淵如而含
澤無以談天有口而語便津津無以擲地有聲而頰同
噴噴誠以言玷則逝而難返恐名辱於蠅青不若玉玷

猶幽而復明，尚吐氣於虹白。故一言重於九鼎，如是其難而一諾等於千金，豈輕相易。不然而心悔機張之迅，何由一雪此言。舌留斧鑿之痕，安得一泯其迹。由是流覽篇什，抗志遐稽，抽其妙緒，想其端倪，恍贊易於杏壇。三編欲絕，忽吟詩於竹澳。一眷長攜，鑒守口之如瓶。此之謂矣。美爾音之如玉，我所思兮，不必書紳。似時時而警覺，何嘗銘座。似日日以提撕，此其戒咸輔之有占。所以持躬同於白賁，而驗括囊之無咎。所以終身凜夫白圭也。徒觀夫及舌則情乎端，木率爾則哂夫子路能言。懼朽木之雕斲，言改舊貫之作。要未若敬叔之功深，緜

武公而景慕願切磋於璞玉希琢磨於球璐廉而不劇
拂拭而奕奕生光涅而不緇洗滌而瑩瑩采露故有道
不廢何必載寶之人而無言可與豈見席珍之具方今
重儒爲先求言是務朝無闕事自稀諫牘之陳士有嘉
謨還見濡毫而賦又何必區區於人言之不吐不茹拳
拳乎昔賢之亦趨亦步也哉

行不由徑賦

昔有賢人高蹈達士懷貞旣踐仁而履義亦矩步而規
行不以真實而墮節肯以昭昭而隕名仰亦步而亦趨
無非坦坦雖必信而必果豈是徑徑惟胸本區夫邪正

故路必辨夫縱橫此其體以行之自望他途而足衰何
莫山斯道也應懷前哲而心傾惟澹臺誠明者抱正氣
以孤標稽古風而仰迄當斬蛟於江上已虞患難而恬
怡助割雞於武城肯爲富貴而充訕故得人有問行踪
可想其依稀而見宰無期取貌祇傳其髣彿豈不以懷
芳歎歎涉窘步以增慙耿介稜稜誘岐途而顛拂笑南
山之有徑仕路皆然鄙東道之不通懷歸豈不若乃榛
穿谷口草塞山頭曲曲紆蛇之徑縈縈落雁之洲若問
渡於宅中應來田夫之締倘晚歸於林下還聞樵子之
謳苟取道於康衢未必遲遲是恨乃景仰於周道偏多

眇眇生愁於是或有心而徑踏或無意而輕投一林之
薄潤侵衣殘陽未散半畦之苔痕沒屐細雨初收買買
來前絕不虞夫卽鹿昂昂竟去亦似卜夫喪牛此共高
低之不澤真同小大之不由乃賢者對奔競而澹忘入
塵坊而境勝鄙俗子之鶩趨見偉人之素定步陌間而
緩緩未遠蓬廬行野外以寂寞不穿松磴惜皇蘭之暗
老有客誰知笑蹊樹之徒芳無人孰贈李識道旁之苦
孰與其嘗杏指村店之沽蔗幾獨醒况多步涉之艱絕
少登臨之興倘問主人而看竹巷小而籃輿豈能若尋
處士以尋梅徑仄而策蹇奚乘將使謝氏之屐蠟來空

望千山誰令蕩子之庭步去徒開三徑蓋中道而無意於塵囂斯獨行而不駭夫市聽此其勁節之不誣亦卽端方之可證也以是知秉公去私者入世之心崇正嫉邪者吾儒之務或動或靜見跬步之不差以邀以遊實方規之可慕方今四門旣闢齊瞻皇路以馳驅萬國來同悉仰天衢而趨附將見窮居之士子早免於在澤行吟而作 聖朝之大夫定卜登高能賦

烟賦并序

烟草名卽淡巴菝也乾其葉而吸之有烟故曰烟余試粵惠州日以此題出試有柳生賦頗佳

而身出韻問之言藍本于楊孝廉湖觀而敷衍
之因嫌瓊瑜半掩效昌黎玉川刀蝕之例而刪
節之以示多士

原夫豬鞭鳴地陽燧窺夫鏡木伊始嘗草何年不酒而
得醉宋齊而恍惚蟹無氛而噴霧獅非吼而含翹恍惚
氣以成雲既非龍窟忽出潛而吹沫豈是魚淵無貴賤
以同嗜竟寢食之難相當其種來洋島產白海隅幡幡
似菜翼翼分陂槁葉乍振陳夢去滋引之則金絲裊縷
揉之而玉屑紛披性似回乎薑桂味實反乎甘餽茗椀
罷嘗貯後之清風乍歇金樽頻倒掌上之香氣初離于

是一聲碎玉數點流光逼出一星榆火引來半柱沉香
含以華池藐若土囊之滋鬱入乎脩吭香如香程之迷
藏其始出而聚也柔鷲春浴而蠕動其少遲而散也柳
絲風骨而飛揚小姪則麤起青蘋之末滿引而香符寶
鼎之旁况乎采艾斬陽雜以三年之葉劫蘭澄浦挹並
九畹之芳惟見風雲吐納烟霧翔翔者乎爾其嘗察口
外製氣精多貯以擊帶盛來紫荷或繡囊共陸蘭同佩
或玉亞與麝麝相摩或湘管一枝窈窕蒼梧之修節或
滇金數寸精紫烏藥之支柯既洪纖之中度亦長短之
殊科帶錢如意而地爲指畫代印竹林而亦可婆娑車

或
不
孔
之
簫
處
處
仙
人
握
管
倒
把
無
綸
之
竹
人
人
漁
父
臨
波
則
有
紗
窻
掩
冉
淨
几
清
幽
文
魔
俊
士
詩
癖
清
流
含
毫
未
吐
擷
藻
將
抽
步
間
增
而
岑
寂
繞
芳
砌
以
搜
求
對
客
談
來
一
絲
微
颺
呼
童
至
止
半
晌
輕
浮
則
可
謂
思
入
風
雲
之
候
神
來
飛
舞
之
秋
也
矣
迺
至
闌
中
風
暖
樓
上
春
深
金
爐
欲
燼
繡
線
無
心
粉
頰
斜
托
朱
檻
類
臨
情
隨
望
遠
夢
帶
愁
尋
猩
唇
半
吐
瓠
齒
微
歛
願
薰
風
而
藉
草
襲
芳
露
之
盈
襟
立
疑
霧
障
望
杳
雲
林
其
氣
微
是
心
香
初
透
其
紋
細
是
思
齒
才
絀
則
又
不
覺
對
影
而
神
魂
不
定
無
言
而
齒
頰
俱
侵
也
矣
至
於
殘
更
孤
館
欹
枕
清
宵
人
聲
兮
乍
悄
月
色
兮

纔邀燈花兮共落蕙帳兮初銷撥寒灰而如失撫清簟
兮無聊馨欬一聲唾帝玉碎細縑幾縷沉水先焦遂使
栩栩迷香潛引香中之粉蝶悠悠迴頰微熏頰上之紅
潮俄而雙眸乍展一枕方驚漱齒少回甘之味調唇留
隔宿之醒不有樺櫨之火蘭蕙之莖何以使魂返甦神
遽清夫是以如飢呼癸似渴呼庚入市閑遊憇處俱堪
乞火留賓初獻座問時傍殘檠下至孩提走卒負販老
兵具有公好莫能忘情嗟乎腸非布而火澆幾似口非
突而墨黔時形嘗之者祇覺夢夢嗜之者不解惺惺信
煎膏兮足鑿固焚齒兮可銘漫趨炎而欲附若逐熱而

未停常昏昏兮晴雲霧每烈烈兮炊香馨念托契兮備
嘗辛苦欲絕交而深費丁寧是用醜酒而作誥爰且配
茶而爲經

童山文集卷二

綿州李調元雨村

論

德勝其氣性命於德論

癸未會試第二名進

呈

人生之初賦氣成形而性生焉有義理之性卽有氣質之性雜乎其中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而合氣質與義理之性並論則又無以見固有之良而不假於外之德嘗試卽張子德勝其氣性命於德之說而申言之今夫天賦人之氣以成形卽賦人之理以成性就義理之性而論性本善也而合氣質之性以觀則

止可謂之近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乃曲學日起而異
端縱橫之說莫不置義理之性不言而專言氣質遂謂
性有善不善者而無稽之說有直謂性惡者凡此者皆
氣質之性誤之而未嘗以義理之性明之也夫所謂義
理之性者何德是也人心固有之良足乎已無待於外
者也德爲有生之初渾然皆備不設繼起若氣則固屬
後起者也盡其心以復其初則氣爲之退聽矣存其心
以養其性則氣爲之無權矣然而論氣於性則氣不得
混於性而論性于德則又不得混於德何也論性于氣
之先則性之中無氣而論性於氣之後則性之中亦兼

氣而言之者是性與氣有可合而言之斷不可混而
一之固于同賦之中有毫釐之辨者也而統歸於固有
之德德固不混於氣而兼宰乎性者也性也有命焉命
卽氣也易之言性至精而且博及于股腹耳觸之占者
氣之謂也書之言性至微而推之水火木金之序者亦
氣之謂也然則言性者蓋不離乎氣之說矣而言性者
又安能外乎德之說乎欲知氣之說明乎德而氣之理
明矣明乎德之說則知氣統於性性統於德而性之理
明卽德之理亦無不明矣而世且紛紛焉不知氣質之
性若何義理之性若何且又不知氣質與義理之所分

若何如是而告以德勝其氣性命於德之說方茫然而莫解爲何故也又何怪乎異說之得以中其心哉亦可嘅矣

養氣論

春秋冬夏天之氣也山川陵谷地之氣也憂悲喜怒人之氣也無氣則天無列星地無五谷而氣也者塞乎天地之間冥冥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是故氣不可止以方而可安以德不可聽以聲而可迎以音所謂以道養而無害也然中有精焉淵乎內藏以爲氣源浩乎不息以爲氣海故曰氣者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也生

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精存自生其外安樂和于形容
見了膚色故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
凡人之氣和平爲貴憂則失犯怒則出端是故止怒莫
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
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氣將大定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謂靜則得之躁則失之也且夫
人之行氣也猶天之布雲能調其氣則舒卷自如不能
調其氣則疾風雷雨亦如江河之行水能調其氣則滌
涸徐引不能調其氣則觸石生波人之于氣亦猶是也
故曰氣者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也思索生知慢易生

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不蚤爲圖生將巽舍故曰搏氣
如神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知化不易氣變
不易知非執一之君子不能爲也夫人之生也精化爲
氣氣化爲神而統以精爲主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
相依人乃以生養氣正以養神養神卽以養命孟子曰
我四十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
望剛以直養而無害然則直其養氣之本乎

君相論

君相者時天下之平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昔管
仲之相桓也盡漁鹽之利以私其國是以身甫沒豎刁

易牙開方之徒率羣公子以作亂桓公身死十一日蟲
出尸而不收何者法非不明也政非不張也而失在盡
民之利以私國也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有私者出一人之欲無
私者合天下之欲以爲欲故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亦
不可得親亦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敢生其怨故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此之謂也故爲君者緣
道法以爲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承職而施令者相也
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揆不立舍公而行私
則爲相者援私以爲法於是乎滿意于內而竊柄于外

內外朋黨而亂作矣身亦殉之大學所謂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殆謂是也故相無私則忠君無私則聖私者萬民之怨也桓公固不得爲聖實管仲生前之政有以教之私也其私也桓公以利起國而不恤其民故其後陳氏家量貸公量收未幾亦因利以得其國皆私之一念害之也故曰君相者持天下之平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吁可畏也

策

策一

儒者曰讀五經而不知其理是猶日食五穀而不知其

味也夫經之爲言常也言萬世常行之道也人不可一日無食又安可有一日無道哉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則經學之原宜講也易自焦贛述災異之言不類聖經授之京房兩傳而廢費直古文自馬融荀爽爲之傳鄭元王弼等作易註皆主爻象陳搏作卦象圖授穆修李之才邵康節則又象數兼言程子作易傳序則又專主義理至朱子本義出而始定矣夫易遭秦火以下筮得存則爻象固不可廢然當時若衛元嵩元包闕則易傳已屬僞作而說易者如闔金剪月之類又深晦不可解則固不如兼理說之爲長也用九六不用七八者老變而少不

變然考諸左氏亦有占遇七八如穆姜遇艮之隨之類
又或參用夏殷之易又或一卦中四五爻皆變則從其
不變者占之數往之順知來之逆來往之義見于圓圖
方圖蠱言甲甲前三日爲辛辛者新也後三日爲丁丁
者丁寧也巽前三日爲辛後三日爲癸癸者揆度也八
月謂自臨至遯七日謂自姤至復其餘爻詞取象各有
出入原不如後世五行繁露諸書必一一爲之牽合也
尚書伏勝口授鬲銷爲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爲
古人永嘉之亂俱亡伏生之書惟劉向五行傳是其原
本東晉梅願始得安國書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姚興

方得于大航頭比馬融所註多二十八字所謂古文卽
蝌蚪書也唐明皇最不喜古文易以今字卽今世俗通
書之字也人疑古文不應平易於今文不知今文難曉
蓋方言使然後人不能摹古文可依仿爲之殆今文真
而古文僞耳詩有四家魯申公培齊轅固生燕韓嬰而
趙小毛公萇經孔穎達據劉元劉焯疏舊本而損益之
較三家爲善其疑何彼穠矣爲東遷後詩者以詩中有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兩句耳然上姬下嫁自應歸文王
爲是雅以文武成爲正幽厲宜爲變小雅鹿鳴至菁莪
爲正六月以下皆變也夫雅文上至卷阿爲正民勞以

下皆變也然楚宗祭篇酷類正雅今入變雅中恐後人
紊其序原本必未如是也春秋左氏善序事公羊穀梁
善義例雖失誣失短失俗間有之未必如膏肓墨守痼
病之甚也鄭決祭之書不傳他如胡母子都董仲舒何休
服虔而外則唯胡氏得聖人微言之旨故朱子亟稱之
書人書解書名書曰聖人未必盡有意而胡氏沿公穀
尊經之過遂斷以爲例然於春秋謹嚴之旨亦未爲無
當周禮儀禮爲經小戴爲傳賈公彥嘗極論其非郝楚
望謂周禮儀禮詳於器小戴詳於義器者隨時變更義
者百世不易義可兼器氣不可兼義此言是也漢李氏

得周官上于獻王闕冬官一篇購求不得因取考工記以補而後人謂散見五官中因割裂以足其篇是昔則一官闕者今則六官俱闕矣嗟乎五經之不可一日而闕猶五味之不可一日而廢也區區晰其源流辨其真偽詎足稱經生乎哉

策二

文必本乎經術而後爲有用之文經術者經濟所從出也仲舒繁露根抵春秋賈誼新書出入大戴子雲之太元法言未免艱深相如之上林子虛尤精華瞻然司馬班范則固文章之巨擘也劉歆著十略說者以爲卽集

之所肇端然苟悅之申鑒桓譚之新論皆集之絲繆互見不足稱也晁家令對策泛引五帝之德公孫宏名對改爲媚悅之詞所謂緣飾經術白衣取卿相者反不如桑宏羊論鹽鐵利害猶爲有用之文也黃初建安之間如三曹二陸三張王粲孔融陳琳應瑒徐幹劉楨之徒緣情靡綺漸趨華縟謝靈運康樂顏延之任昉何遜沈約江文通徐陵之輩則未免以文滅質以博溺心矣唐初王楊盧駱猶仍六朝餘習陳子昂出寔稱高蹈昌黎繼起約六經之旨以成文張籍所謂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者也雖原道等篇不盡皆醇然闢佛老談仁義

此其功蓋不在孟子下其一時輔之者如孫樵李翱之輩亦皆彬彬可觀焉宋初楊億猶未脫駢儷穆伯長蘇子美始開於先而爲古文文忠得韓集於廢籠讀而好之遂造古文之極致眉山父子初到京師名滿天下老泉中年始棄舉子業而專工古文大蘇文如長江大河而尤長于經濟漁洋論之詩曰慶歷文章宰相才真確論也子由粹於經學諸經俱有論述而文亦沉靜如其爲人半山子固起而和之亦一時之盛哉至朱子以周子太極通書張子西銘正蒙程子易傳春秋傳三序皆研心著述則直爲諸經之羽翼豈僅以經濟文章目之

耶金之元遺山元之虞集其視黃潛柳貫揭傒斯范梈
以及吳炯清許魯齋輩不啻有過之無不及焉明初之
文首推宋文憲魁宏偉麗蔚然開國家氣象他若李西
峴之紆徐楊東里之臺閣各成一家自是煌煌經濟之
文自中州何李登壇相戒不讀漢以後書王元美李于
鱗踵興益揚空同之波前後七子大率勦襲相沿各位
既高聲氣彌廣獨熙甫倡言排之所謂一二庸妄人爲
之巨子也經濟之文於茲掃地矣王慎中初學南豐始
本經術以爲有用之文荆川翼之鹿門亦深造有得與
王唐相頡頏而規摹大家善學史遷者惟震川不愧千

載有公繼韓歐陽子豈異趨久而自傷蓋弇州之欽服
而心悔者亦已至矣夫文必本於經術者也經術深而
後經濟出雖無古人猶興方今 聖明天縱稽古右
文應必有潛心經術以發為文章者何難於應運而興
也

策三

古者禹稷身為帝王而所勞者皆教稼明倫之事後世
尊卑潤絕與民親者莫如守令而守令之能教稼明倫
與否帝王或不知焉於是乎不得不歸諸考課唐虞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尚已則禮以六計弊羣吏而廉

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爵有賞而墨有形其考成
有獨專固不特率衆倡牧立法爲至精已也循吏莫盛
于兩漢而所稱六人如潁川之黃霸桐鄉之朱邑膠東
之王成渤海之龔遂成都之文翁南陽之名信臣載於
班史其尤者而范史十二人如衛蠆修庠序之教任延
親嫁娶之禮秦彭王渙之刑罰輕減許荆劉矩之禮教
化民孟嘗治獄曾辨孝婦之寃第五訪開倉賑濟貧民
之厄王景有修汴河之利劉寵有受一錢之廉童恢馳
兇虎之名仇覽致鸞鳳之譽循吏之良至此極盛矣且
夫東西漢循良之指不勝屈豈無故哉或假以便宜行

事或勵以破格殊恩未嘗繩以文治苛以禁例而致此
有山也夫上官所以督其功之成而非禁其所爲之事
如元德秀之撫字心勞陽城之存心愛物任其所爲何
必禁之乃或興一利焉曰長官未之知也革一弊焉曰
長官未之許也則動輒掣肘難行實多夫民瘼所關有
如拯火濟溺不可須臾緩者如必需文告往還奉命唯
謹此瘡痍其能延殘喘以待者幾何哉方今天子
澄叙官方慎簡民牧近者俾各省保舉知府而卓異者
亦不次擢用是誠以兩漢之循良吏望之當今之良有
司也烏可不仰體乎夫頰文之可刪者甚多請言其尤

甚者雨雪宜報也但隨乎時何必又有五日十日之擾
征收有數也可核其總何必又多一月半月之繁時估
可偶一票何須月具兩呈私宰宜永爲禁何爭月中一
結他如四季造冊旣送何須又講功令數條一年簿籍
循環何益錢穀兵刑各件凡此者以爲卽此考勤惰乎
抑樂此不爲煩瑣乎設誠而致行者不如刪煩就簡之
爲愈也抑有請者州縣久於其任而後可以觀其效不
然防奸本密而後官稍踈則前功盡棄矣緝逃未獲而
新舊交代則責任不專矣是爲封疆大吏者相其人地
之相宜勿輕爲遷諷以慰小民借寇之心則吏治不外

是矣

策四

近年直隸偶被偏灾我 皇上厯念民瘼剝瘼在抱深
仁厚澤疊加無已而窪地積水歷久未消 特命大

臣履勘疏洩此 以綢繆之善經營之至矣而 執事猶

以之發策蓋欲 上子 六籌一得以仰慰 皇上親民如

傷之心也竊以賑荒不貴防于臨時而貴預於平日李

惺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立法詳悉卓有成效然行之

萬世而無弊者則朱子社倉之尤宜急于仿行者也乾

道四年江南艱食朱子請于府得常平六百石賑貧夏

受之以官冬則計米以賞自後隨年歛散過歉則蠲其
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若干除以
原數償府外見米二千一百石造倉三間貯之自此不
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雖遇凶年民不乏食
後真德秀踵於長沙人多賴之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
一人爲首五十家推一人曉事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
行之士衣服不缺者皆不得與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
與不願願者旣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
斗五歲以下不與焉置籍以貸之其以惡濕不實還者
有罰此爲蠲酌盡善實賑荒之第一良法也今誠度時

勢之宜而定爲規式若遇凶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
次及上戶上中戶責其償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於民
第令登冊以備有司稽察而已如是則民無官府編奪
之煩亦無奔走道途之苦矣夫賑糶固以資歉歲而水
利寔以衛民田直隸之水可引以溉田者莫如漳沱河
昔柯承矩墾澆順安沿海千里禾稼大登此其驗也漳
沱河自山西渾源山經晉州紫城口入寧泊而東而東
鹿深州等處屢受其害今誠築堤歸故道不令東溢而
澆瀛鄭等州縣雖史起引滹水自公起白渠無以過也
本朝設立幾輔四局膏壤萬頃東西二淀南北二泊

又分四十九淀七十二沽而子牙伯泉牛尾白溝泚河
諸水咸會其中但此數水有壑無源風沙易積誠于其
旁用填集圩田之法以時浚導則其利可久矣然直隸
之水悉歸直沽從天津三岔口入海上流淺梗則下流
必壅塞若將減水開壩一時洩盡又易爲乾旱故欲治
河必先治漕南運衛河北運白河而永定河自看丹口
分兩道一東流入衛河一西流入白河而同歸於海漕
泚亦同衛河以歸于海如 執事所云必添建閘座以
廣疏濬則河身無旁溢之虞海口有直達之勢矣至若
順天之王泉積水保定之易水永平之深水順德之洛

水宣河之渾河亦宜時加浚溉以益灌田之益者也是
知欲民不貧則積貯須備欲民得耕則水患必除有治
民之責者其可不先爲籌畫哉

策五

韻者均也鵬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本
不同且卽一均之中亦有不同者蓋以不均爲均而韻
名焉古人作詩二句三句無同音者如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目而作日入而息之類而其宮則同如明良爲
陽庚之通作息爲藥職之通之類韻始於衛左校令李
登取其聲之相類者而歸於一處名之曰聲類至齊中

書郎周顒始著四聲而宋沈約因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當時雖著其書而其說不行故天子聖哲之對雖梁武帝猶疑之至隋開皇間有陸法言者偶與同時劉臻輩私相擬議謂既名四聲則必細加剖切而音韻始通於是取東鍾支脂先仙尤侯等前此總未分剖者而分之名曰四聲切韻類譜又名廣韻然當時押之者寔百不得一焉蓋其義以音韻微渺宜有分晰寔未嘗強押之者限以是也至唐時以詩賦律取士欲爲拘限之法始取切韻一書爲試韻今人呼爲詩韻詩者試之訛耳自是逡巡唐代百餘年間或稱唐韻則孫愐之定本也

或稱官韻如宋濟老於場屋猶誤失官韻者是也至宋
仁宗時命丁度審定韻學則又置廣韻切韻二書不用
而別爲禮部韻以頒行天下理宗朝有平水劉淵者寔
始併二百八部爲一百七部此其源流之可舉者也至
若四聲者平上去入是也以爲經七音者宮商角徵羽
變徵變宮是也以爲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韻字之間
又分子母子母相權乃能別形中之聲聲中之形後有
作者尙不知此又何怪漢人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
識四聲而不識七音哉翻切之法共得三十六母自見
溪羣疑端透定泥以下而天下之聲總是如以都爲豬以

得爲登五方之風土使然吳楚輕清燕趙重濁關隴去聲似人梁蜀平聲似去故昔人謂音語當以中州爲極則者亦非定論也我朝同文之盛凡殊方異域莫不審音知義以歸道一風同之化生斯世者其可不通知聲律以爲咏歌太平之先資歟

奏

奏典試廣東銷差摺子

竊臣於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奉命典試廣東

於八月初六日入闈就學政臣金士松所錄科舉四千

五百餘人臣隨同正考官臣王懿修盡心搜閱得士如額

於九月初四日揭曉今來京恭復 恩命 臣王懿修於
九月十三日出省行至三水縣恭接 恩命放廣西學
政卽分道赴任去合併聲明

奏差廣東學政摺子

乾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廣東學政
著李調元去欽此竊 臣邊省庸愚素屬微陋由乾隆二
十八年進士改授庶吉士散館以部屬用奏補吏部文
選司主事三十九年蒙 恩差廣東副主考差竣回京
聖考功司員外郎疊荷 殊恩慚無報稱本年因湖北
監利縣典史缺出該員隨楚藩留川辦里奏銷未得赴

楚查現係辦公例應先補因與同司兩議將已畫押鈔
夫經郎中永保回明堂官阿桂舒赫德附入本年京察
案以浮躁本屬咎所應得乃於引見時仰奉 上諭李
調元因何事填入浮躁之處著吏部堂官明白回奏隨
經軍機傳吏部大學上程景伊詢問據奏該員意在兩議並無
別情且該員辦事尙屬勇往隨奉 旨着仍以吏部員外郎
用疊荷 天恩如同再造方期痛改前非矢圖後效茲
復仰荷 恩綸以候補員外昇任廣東學政更非夢想
所及 凍場彌深伏思學政有整飭士習興起文風之責臣
何人斯膺茲重任惟有益加黽勉諸事矢公竭盡 駑駘

仰報 高厚所有感激微忱理合繕摺恭謝伏祈 恩
睿鑒

奏報廣東學政到在管事日期摺子

竊_臣仰奉 恩綸簡任廣東學政於陛見請訓日蒙 上

訓諭周詳 誥誡諄切_臣跪聆之下感悚交集隨於本

年九月十三日自京起程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任管

事_臣自顧毫無知識蒙 皇上格外天恩棄瑕擢用

鴻慈異數莫可名言惟有竭盡心力恪遵 聖訓與

於士習文風稍有裨益_臣到任管事日期除另疏具題

外理合恭摺奏_聞再_臣自京赴粵沒途經過直隸山

東安徽地方田間所種旱麥甚廣自江西以至廣東秋收頗好米糧價值亦不甚昂各處民情俱屬安貼相應一併陳明

奏考竣歲試情形摺子

竊臣於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初三日自省起程前往肇府考校所屬文武生童歲試隨以次接考羅定南雄韶州連州各屬間六月十八日回省歲試廣州府屬又九月初十日自省起程歲試潮州嘉應惠州三屬本月正月十一日回省卽於二十一日自省起程歲試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四屬於本月初五日事竣通省歲試俱

已過畢現在瓊州辦理科試事外共考過才府三州所
有士習文風悉心考察廣州一郡風氣淳樸士子頗知
向學殊少窺習其該郡文風如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
會等縣亦自彬彬可觀至潮州嘉應二屬爲粵東文藪
如潮州之大埔澄海海陽潮陽人文頗多淹雅所作詩
律亦頗有音節安雅聲律和者就三屬而論廣最醇
茂近古潮次之嘉應州則不免有健訟刁悍之習臣於
按試該州時極力整飭兼隅得健悍多事不安本分數
人當堂嚴加處治以爲衆戒並飭各該學官嚴行約束
如有劣蹟隨時申報不得稍爲徇又於考試肇慶屬

童生時查出陽江縣文章陳肇光雇倩鎔手嘉應州生員鍾慶華頂替代做文字當堂投卷閱日招覆核其年貌不符訊非原考之人當將本童鎔手俱行拿獲交與提調官肇慶府知府朱莞會按律審擬自後稍知斂戢俱各安靜至惠州高州廉州雷州四郡士子大概半耕半讀較爲質樸文字率多規仿墨裁故爲庸潤臣謹恭
宣 聖訓限以七百字爲率不使趨於冗長又令熟讀經書講求義理以歸醇雅至瓊州一屬孤懸海外其士子皆以讀書爲榮雖經解詩賦稍不及廣潮嘉三屬而文風盡堪與內郡相埒至各屬武生童馬步箭們皆可

觀而廣州之東莞潮州之潮陽嘉應州之長樂技勇較
爲優長至地處偏隅無甚出色者亦惟因地取材再查
粵東向有抄襲舊文之弊臣每考各屬於覆試時嚴加
考核其有文理與原卷不符者審無傳遞代倩別情祇
係抄襲者卽行扣除以杜佯進臣受恩深重屢濟文
柄惟有夙夜黽勉恪遵功令實力奉行每於士子庭見
時嚴切教戒以敦倫立品謹守學規不許干預外事爲
諄囑其有強悍頑劣干犯名義者一切繩之以法不敢
稍爲假借庶幾除根莠以培嘉禾仰副我皇上整
飭士習之至意所有考試情形理合恭摺奏聞再者

臣所過高廉雷瓊地方俱近海濱地氣較暖三月下旬
早稻俱已收成入夏以來雨澤調勻所種晚禾沿途一
望青蔥可必秋收十分豐稔其村居民黎薰沐皇仁
咸極馴良俱各安帖相應一併陳明

奏酌減商學廩增額缺摺子

竊臣於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十日接准禮部議覆粵
省商籍學額請照直隸商學十名取進一名之例酌定
進額七名如人文不敷取進仍照例寧缺無濫卽應考
人多亦不得有逾定數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劄行到
臣茲據署鹽運使陳繩祖錄送合例商童八十一名除

不到三十一名外實在到考商童五十名臣欽遵諭旨業于八月二十七日考試憑文酌取照十名取進一名之例取進商童五名在案惟是進學額數既經裁減原增額缺亦應隨之俱減查從前額設商學歲科兩考各取進二十名是以廩增額定一十五名共生員有十餘人今除土商改歸民籍外僅存二十七人人數既少且新定進額七名尚須視赴考之商童多寡以及文藝優劣臨時酌取與各縣學額定七名者不同臣悉心酌定應請將原額廩增一十五名內減去一十二名祇留廩增各三名其將來出貢仍照各縣學之例補廩十年

以外應出貢者准其照舊挨次出貢如遇拔貢之年仍
照例於廩生及優等生員內擇其文行兼優者一體選
拔如無可拔之人仍寧缺無濫是否有當伏乞 睿鑒

奏考竣科試情形摺子

竊臣於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自瓊州開考科試
卽接考雷州高州於七月初八日回省辦理文武兩闈
遺才事畢於十一月十二日自省起程考肇慶羅定等
屬於十二月十四日回省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自省
起程考韶州南雄連州等屬於二月二十五日回省考
廣州府屬四月初七日自省起程考潮州嘉應惠州三

屬於七月初二日回省各屬科試俱已事竣所有考試規條臣自歲試按臨各屬卽嚴飭諸生不許干預詞訟聞有犯者立即褫革交地方官嚴審治罪至屬試之時闈中一切弊竇如鎗手頂冒之弊嚴加防範不法之徒均知歛迹現在考試遺才悉遵照定額錄取所有臣考竣科試情形及辦理緣由謹具實奏 聞再查商學一項上年准禮部議覆奏定商學額缺七名每十名取進一名如人文不敷取進仍照例寧缺無濫等語今查本年科試商籍赴考童生人數不敷照例未經取進合併聲明

奏謝直隸通永道摺子

乾隆正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直隸通永道員缺著

李調元補授欽此竊

臣邊省庸愚毫無知識出乾隆二

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一年散館改授吏部文選

司主事三十九年蒙

恩簡放廣東副考官四十年批

聖考功司員外郎四十二年京察因書稿兩議被奏浮

躁乃引見時仰蒙

皇上加恩查案詳詢旋奉特

旨仍以吏部員外郎用隨奉

命簡昇廣東學政茲三

年任滿回京未及三日復荷

恩綸擢授今職恩逾常

格感實難名驚

聖寵之自天實感激之無地伏查監司

有督率屬員之責而通承兼

之寄以何人斯

膺茲寵渥惟有實力實心矢慎矢勤以圖仰報

高厚

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